

## 序与跋

## 断刃与胭脂

阿郎

2003到2011这8年,我在《看电影》杂志主持一个名叫“情爱参考”的影评专栏。

2015年在北京,遇到一个媒体朋友,第一次见面,她和我说:“我是看你的《情爱参考》长大的。”对于一个媒体人,这大概是吨位很大的夸奖了吧。

这个栏目的设置本意,就如“情爱参考”的字面意思。影片的选择,必须限制在类型的框架内。而在选择影片和图片的时候,我经常问自己的就是“有什么参考价值吗”。大概就是这样的思维,才在几个人试写之后,编辑部决定由我来主持这个栏目。

后来知道,做出这样选择,是因为我写的情爱参考“最不情爱”。在这个栏目一开始,我就知道一点,情爱只是引子,参考才是重要的。毕竟影片类型已经在那了,文字更需要洁身自好,电影是一个太特殊的产品了。

这个栏目,我一直坚持自己写。只是后来工作越来越忙,需要同事顶班的时候越来越多。8年之后,决定交出这个栏目的时候,我没有感到轻松,反倒是很多奇怪的情绪,爬满心头。

电影被附加的东西太多,它是一个精神象征;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品;是一个使命多元的工具;有时候,也是一种隐秘盛放。其实所有的艺术作品,都是欲望的花朵。电影在一开始,就是“给文盲找乐子用

的”,这决定了它要负担的原始使命,总是比其他艺术形式更直接,更目的明确。

但彼时的电影之所以成为今日的电影,是因为他们更懂得在这些欲望的边缘,施加更为电影化的注脚。贪婪用理想主义点缀,就是《华尔街》;暴力用正义去包裹,就是《边境杀手》;情欲穿上爱情的外衣,就是《美国美人》;自私自利去装点,就是《海边的曼彻斯特》。

电影人一定是人性洞察方面的大师,他们知道人性的本质在哪,也知道人性的装扮点在哪。如果一个电影人连人类的基本需求都不屑于关注,相信我,他的精神理论就会很可疑。

情爱电影很难拍摄,在电影史上,这类行走在悬崖边缘的高手们,都有行差踏错的时候,比如大岛渚、比如凯瑟琳·布雷亚。但在情爱电影这个框架内,这种行差踏错,反倒是当事人后来封神的一个仪式。这是另一个隐秘的通道,就像这么多年,人类对欲望不定期的开启与闭合。

对于一种类型电影,研究太久,我得以窥探到各国人民对情爱电影的口味,附着了怎样的民族性。比如法国人的随性,韩国人的压抑。可是这些从拍摄手法到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之间,那个叫作感情的东西,无一例外地成为情爱电影最后的落脚点。这个落脚点,又因为时代大环境的原因,呈现出越发令人眼花缭乱的形状。而这些纷乱的形状,组合在一起,构成了人类有电影以来的另一段隐秘历史。

我管这股历史的暗流叫作断刃与胭脂。

没有比感染了胭脂的断刃更残忍与美好、坚硬和柔软、冷酷与炙热的了。就像近乡

情怯,大音希声,在原始与文明两个锋刃之间,人类一直在进行危险的舞蹈。

这也让我知道,人类一直都不是最聪明的族群,他们觉得对世界认识很多,但往往看不清自己。

有了电影之后,我们才更知道他们是谁,自己是谁。



## 阅读+

## 《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》

阿郎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## 忆往

## “真我”长住在云间

杨新元

“凭着这信仰和认识,我说:你们不是幽闭在躯壳之内,也不禁锢在房舍与田野之中,你们的‘真我’是住在云间,与风同游;你们不是在日中匍匐取暖,在黑暗中钻穴求安的一只动物,却是一件自由的物事,一个包涵大地在以太中运行的魂灵。”

此刻,我读着纪伯伦的散文诗,仰望天空,仿佛看到了著名导演杨洁。

4月15日晚上,《歌手》总决赛,歌手李健携岳云鹏一连翻唱了两首《西游记》的配乐《女儿情》和《唐僧抒怀》。也就是在那个晚上,杨洁安静地走了,享年88岁。

杨洁走了,留下的是几代人经典的童年记忆。她执导的《西游记》1986年春节在央视首播,霸屏30多年,重播率达3000多次,观众达十几亿人。就像有的网友说,“再也没有一部剧,是我爸我妈我叔我舅我姨我姑我妹我弟我外甥都喜欢看的了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没有大投资,没有电脑特效,50多岁的杨洁,是如何成就经典的?

凡是与杨洁共过事的人,异口同声地说,是因为她的敬业、执著和坚韧。拍摄过程就像《西游记》那样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,但都被杨洁和同事们克服了。虽然《西游记》不长,一共25集,却艰难地拍了6年。

当年,因为制作资金紧张,剧组里很多人都干多份活,甚至连拍摄时用到的物资,都是演员亲自上阵搬运。不过,最不容易的还是导演杨洁,除负责创作之外,更要担起制片的责任。她白天拍摄,晚上看片,做后期,改剧

本,还要做经济统筹。

她从选角开始,各种事情都亲力亲为。《西游记》里有三个唐僧,都是她苦苦找来的。《西游记》采用实景拍摄,剧组为此跑遍了20多个省选景。当时,九华山、张家界等地方尚未开发,山路奇险无比,上山后又常无处餐宿。整个剧组成百上千号人的生活起居更是艰苦。但杨洁从不将就,时时处处精益求精。

比如,为了一个人的一场戏。当时杨洁看中了黄梅戏著名演员马兰,想让她来演唐僧的母亲,除了要向相关单位借人,还要千里派车来接马兰。她做到了。

比如,为了一个镜头。由于条件限制,剧组只有一台摄像机。在拍第11集黄袍怪时,有场戏是公主骑马追兔子,摄影师扛着机器在兔子后面猛追,后面是一群助理扛着监视器跟着跑,杨洁也跟着监视器跑。虽然年逾五旬,她没有喊累。

比如,拍到一半没钱了。86版《西游记》前十一集播出后,收视空前。然而却宣布不拍了,因为前五集整整用了300万,严重超支。有人建议就此结尾算了,但杨洁还是坚持到底。而她自己,拍一集也就拿90块。

再比如,为了配乐。《西游记》创造了太多经典,有谁能想到,这些传世音乐,当年也曾遭到非议,还要撤掉作曲家许镜清。杨洁给电视台领导写了很长的信,力争《西游记》的音乐表现力应该丰富多彩,最终保住了主题曲和许镜清。86经典版《西游记》包括15首歌曲以及上百段音乐的创作。

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,那就是杨洁退休后又拍了一部经典。

那是1997年,钱江晚报以《女导演杨洁泪洒“司马迁”》为题,报道了杨洁历经八年,几经艰难曲折,终于将一代史圣司马迁搬上了荧屏。算起来,拍完《西游记》不过两三年

时间,杨洁又投入《司马迁》的拍摄。杨洁在一篇创作手记里写道:“我看了一些有关司马迁的书籍,便深深地被司马迁这位伟人感动。他忍辱负重的崇高品格和敢讲真话的精神、写真史的精神,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,是值得今人敬仰、歌颂、学习的榜样。”

在屡屡碰壁的情况下,杨洁八年不懈追求(比拍《西游记》还多了两年),终于完成了这部史诗般的作品,其精神令人感动。

杨洁83岁的时候,出了自己的回忆录《敢问路在何方》。其实,杨洁写书之前已经几度面临心脏衰竭的生命威胁,从2004年起就在家养病了,《敢问路在何方》是她人生中第一本书。为什么病了还要坚持写这本书呢?杨洁心里想的还是他人。她出书是希望自己在晚年能够告诉观众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:“除去几位主演得到了他们辛苦付出后的回报以外,其他人虽辛勤劳动,却默默无闻。所以在我终老之前,有必要讲出一切,为这个时代做一个纪念。假如能够引起今人的一点感动或反思,便达到了我的目的。”

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:“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兵法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说《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魁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纵览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,我们可以发现,一个人凡要成就一件大事,不怕困难,坚持不懈、不计名利是重要的因素。那些在历史长廊里熠熠闪光的人物,尽管所处时代不同,个性各异,但一个共性的品格,就是不怕困难,在逆境中百折不挠,一步一步向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前进。而杨洁,也是这样的人。

杨洁曾说:“因为我们在搞艺术,我们没有为钱,没有为名,没有为利。”她这样说,更是这样做的。